

湖南新时期 10 年

优秀文艺作品选

■ 小说卷(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 小说卷 (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小 说 卷 (上)**

责任编辑：金国政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375 插页：5

字数：420,000 印数：1——1885

平装：ISBN 7-5404-0554-6  
I·445 定价：6.80元

精装：ISBN7-5404-0555-4  
I·446 定价：8.30元

# 《湖南省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

## 丛书编委会名单

顾问：刘正 夏赞忠 胡代炜

主编：周特新 文选德

副主编：（按姓氏笔划排列）

朱央 任光椿 吴兆丰 陈满之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于沙	王以平	文选德	冯放	朱央
甘树森	叶梦	白诚仁	弘征	刘孝纯
刘鸣泰	刘振球	江学恭	任光椿	伍振戈
孙健忠	宋悟刚	李元洛	李青田	杨胜群
吴兆丰	肖建国	谷曼	何共淮	陈白一
陈健秋	陈满之	张天明	张自华	张兆旺
张益华	范正明	周汉平	周峥嵘	周特新
周健明	金汉珊	金振林	胡英	胡光凡
骆之恬	铁可	崔合美	谢璞	蒋燕
储声虹	雷鸣	谭谈	黎维新	魏委

## 十年总结与展望

###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丛书序

刘 正

《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丛书出版了，这是我省广大文艺工作者向新中国诞生四十周年大庆的献礼，是湖南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这套丛书，是在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省文联、省作协、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广播电视台和湖南日报社等单位的力量，历时一载，精心选编而成。丛书分为小说、新诗、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戏剧、电影、电视、曲艺、音乐、杂文、文艺理论等十一卷十五册，共约四百五十万字。尽管限于篇幅和条件，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木偶皮影、杂技等艺术门类未能立卷，但总的来说，这套丛书仍不失为我省新时期十年主要优秀文艺成果的汇编。可以预见，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推进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走向新的繁荣，必将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1979—1989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平凡的十年。十  
年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  
经历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教育与斗争，人们的思想从长期“左”的禁锢中解放出  
来，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

高涨，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成就巨大，社会生活斑斓多彩。但是我们所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过去的十年，也是胜利与困难并存、探索与困惑同在的十年。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时代的“晴雨表”，本身也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历程，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丛书编委会按照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精选的作品，大都是这一期间思想性和艺术性兼优、受到人民群众喜爱之作，无论在发表的当时，还是现在和今后，都是富有艺术生命力的。

正确解决为什么人与如何为的问题，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套丛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所选作品大都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较好地做到了鲜明的思想性与精湛的艺术性融为一体。无论选取的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或其它题材，无论是进行讴歌还是批评、鞭挞，都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角度贴近时代，努力反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高尚思想感情、执着追求及其斗争经历，给人以启迪和警醒，以美的享受和薰陶，以奋发向上、推动时代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而不是远离时代，无病呻吟，使人颓废沮丧之作。作家艺术家这种对国家、民族和社会进步负责的创作态度，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同忧乐的高尚情操，是值得我们大力发扬的。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属于人民。丛书作品的作者们所以能创作出这些与人民心心相印、讴歌进步、鞭挞丑恶、深受人民欢迎的作品，还在于他们保持和发扬了湖南文艺界深入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在漠视群众、眷恋城市、惧怕艰苦、贪图安逸之风盛行之时，他们或者长期坚持基层工作，或者兼职下基层蹲点，或者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

中去”，使自己得以不断增加新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使创作出的作品能从各个领域较为深刻地贴近人民，反映人民生活，而不是闭户冥思、缘木求鱼的编造。丛书所选作品，以反映当代农村改革生活的居多。在这方面更是发扬了湖南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强烈时代精神和浓郁乡土气息交相融合的独特群体风格。实践证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既不是头脑里所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的丰富生活积累和艰苦艺术实践的升华与结晶。在深入生活方面，作家艺术家只有脚踏实地去做，才会有收获，来不得任何虚假。如果图省事、偷懒，想走其它“捷径”，那只会把自己的创作引入脱离群众的歧途。

新时期的十年，经历了一场极其深刻而又尖锐复杂的中外文化交流与撞击。丛书摒弃了那些东施效颦、盲目摹仿西方、热衷于荒诞离奇和晦涩难懂之作。收入的作品，大都是着力于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发扬“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及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方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借鉴了外来有益文化成果的。丛书同时也选收了一些取得初步的有益成效、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探索性作品。

丛书选入的文艺理论作品，则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从总结实践经验中加以升华，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富有见解之作。

我们选编出版《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丛书，是为了鼓励和推动我省文艺创作的健康蓬勃发展。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在把握主流，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有必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看到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我省新时期十年的文艺创作，成绩确实是很大的，但也不是一切都好，没有弯路的。十年来，一方面，在有些文艺门类，特别是在戏剧和歌剧的创作方面，由于它们同时肩负着众多的艺术表演团体要在日益激烈竞争中求生存、

求发展的重任，压力变成了动力，使得我省继文学“湘军”崛起之后，又涌现了闻名全国的戏剧“湘军”。另一方面，在有的文艺门类，如文学创作方面，正如文艺界同志所分析的，前几年发展很快，是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丛书选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这一时期的优秀成果。近几年虽也创作了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但高扬时代主旋律的力作则是太少了，出现了“低谷”。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还走偏了方向，闭门造车，盲目摹仿，写了一些内容苍白，技艺肤浅，荒诞古怪，脱离群众的作品，个别甚至沦为拜金主义俘虏，放弃“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写了一些宣扬凶杀、色情的低劣之作，给社会造成污染和危害。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特别是有的在前些年曾经写出优秀作品、本来是很有创作潜力的作家，为什么在后段也一度在创作上出现了裹足不前甚至发生倒退的问题呢？这是值得深思和认真总结的。究其缘由，看来主要是在前几年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泛滥、“一切向钱看”歪风的冲击下，这些同志或者放松了社会责任感，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或者放弃了深入生活，创作源泉发生枯竭；或者淡化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追求时髦，一味盲从“西化”；结果，在创作思想和实践上走了弯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当然，这里谈的主要是过去存在的问题。至于现在，在去年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北京地区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以后，我省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已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中，得到了很大的教育提高，深刻认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及其文艺思想的严重危害，大家正在以新的姿态从事和酝酿新的创作。可以预见，一个新的更加健康蓬勃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高潮即将到来。

文学艺术不从属于政治，但从来也是不能脱离政治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大军，历来是，今后仍然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我们对文艺大军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决不可轻视，

决不可小看。历史的经验，特别是我国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的实践都证明：一部好的小说，一出好的戏剧，一首好的歌曲，乃至一幅好的图画，它们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人们潜移默化所起到的鼓舞作用，它们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社会主义风貌，提高民族素质，鼓舞民族斗志方面所起到的激励作用，都是其他手段所不可取代的。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青年，正是受革命文艺的薰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反之，一曲靡靡之音，一部宣扬凶杀、色情之作，它们给社会的无形精神污染，也是决不可小看的；特别是这些精神毒品对酿成少数青少年犯罪，更是起了极坏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意识到自己肩上的社会重任，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旗，认真总结过去，努力开拓未来，使自己的行动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当此《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艺作品选》丛书出版之际，我们坚信，湖南有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坚实基础，有“五·四”以来几十年革命文艺发展的优良传统，有六千万勤劳、勇敢、质朴的各族人民投身改革和建设祖国沸腾生活所提供的广阔创作源泉，有根基深厚、素质优良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文艺“湘军”，只要大家焕发精神，刻苦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省的文艺创作一定会出现新的繁荣和飞跃，在新时期的第二个十年里，一定会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乃至传世之作。这也是我对湖南文艺界的良好祝愿。是为序。

1990年6月12日于长沙

# 目 录

## 上 册

- |                 |             |
|-----------------|-------------|
| 十年总结与展望(序)..... | 刘正 ( 1 )    |
| 湘江一夜.....       | 周立波 ( 1 )   |
| 蓝蓝的木兰溪.....     | 叶蔚林 ( 23 )  |
| 西望茅草地.....      | 韩少功 ( 45 )  |
| 爬满青藤的木屋.....    | 古华 ( 75 )   |
| 远处的伐木声.....     | 蔡测海 ( 101 ) |
| 那山那人那狗.....     | 彭见明 ( 120 ) |
| 船过青浪滩.....      | 刘舰平 ( 136 ) |
| 白色鸟.....        | 何立伟 ( 156 ) |
| 留在记忆里的故事.....   | 孙健忠 ( 162 ) |
| 平淡无奇的故事.....    | 肖为 ( 185 )  |
| “宝圈”火化记.....    | 罗子军 ( 203 ) |
| 积极权.....        | 刘小兵 ( 207 ) |
| 沅水奇尸案.....      | 杨容方 ( 224 ) |
| 到生活基地去.....     | 王以平 ( 259 ) |
| 啊老师.....        | 张新奇 ( 275 ) |

- 花衣.....鲁之洛 (290)  
最后五点钟.....梅中泉 (296)  
满足.....张步真 (321)  
我们建国巷.....叶之蓁 (337)  
福大接亲.....杨振文 (352)  
悟空求职.....朱力士 (361)  
彩色的夜.....刘汉勋 (367)  
钟子昂勤王.....周健明 (376)  
“吕快刀”败服“蚊子阵”.....彭伦乎 (382)  
拐棍.....郭垂辉 (402)  
守夜.....胡英 (419)  
船家.....吴雪恼 (428)  
乡娘.....胡柯 (441)  
蛇侠.....金振林 (451)  
孟广德那老头.....萧育轩 (474)  
田野秋色.....刘勇 (504)  
卖“单簧管”的人.....贺梦凡 (517)  
蜜蜂坝寻梦记.....李岸 (530)

## 下册

- 左撇子球王.....肖建国 (545)  
猫死了.....水运宪 (566)  
导演之家.....刘晓喻 (591)  
蕲蛇老人传.....李自由 (613)

- 留在毕业照片里的记忆 ..... 曹果伟 (639)  
路基，长长的路基 ..... 钟铁夫 (655)  
残局 ..... 徐晓鹤 (672)  
不灭的星辰 ..... 邓开善 (676)  
山里水里 ..... 谭士珍 (678)  
多情的珀丝，多情的莎娜 ..... 罗石贤 (689)  
杨柳枝 ..... 郭 明 (707)  
啊，迪斯科 ..... 张 扬 (722)  
教授和他的儿子 ..... 贺慈航 (733)  
人与鹤 ..... 任光椿 (745)  
死河的奇迹 ..... 莫应丰 (754)  
巨鸟 ..... 未 央 (769)  
开绿“的士”的波仔 ..... 刘建安 (788)  
三个故事，还有一个没讲出来 ..... 刘佑平 (805)  
家书抵万金 ..... 康 濡 (816)  
鸟魂 ..... 龚笃清 (844)  
话说老温其人 ..... 蒋子丹 (854)  
阳光与阴影 ..... 刘美贤 (868)  
天街 ..... 聂鑫森 (882)  
尖顶的钟楼 ..... 谭元亨 (890)  
爬窗 ..... 谢 璞 (908)  
门，门，门 ..... 谭 谈 (920)  
麻佬 ..... 何 旭 (924)  
古槽门 ..... 潘吉光 (938)  
轿二 ..... 李永芹 (948)

峨嵋异闻录	宋梧刚	(952)
路大	姜贻斌	(964)
走访李小迪	刘春来	(981)
红樱桃	王 平	(995)
一趟丧	陶少鸿	(1005)
杨牛皮	屈国新	(1016)
本田摩托	晓 宫	(1019)
酒尾子	翁新华	(1030)
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篇目		(1042)
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长篇小说篇目		(1042)
荣获全国儿童文学奖长篇小说篇目		(1042)
荣获历届全国中篇小说奖篇目		(1042)
荣获历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篇目		(1042)
后 记		(1044)

# 湘江一夜

周立波

一九四五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吃罢夜饭，八路军一支军队的前卫部队从湘东的山区出发，越过一个大塅，往湘江急进。月亮出来了。微凉的晚风把南方烈日的余威收尽了。但是由于强行军，指战员们的灰色军衣和缠在身上的子弹带都被汗水浸的精湿。这个大塅离开长沙只有二十里，日寇在那里驻了重兵。近郊到处是碉堡。各村都有小股“忠义军”。战士们随时随地都准备战斗。歪把子机枪褪去了枪衣，子弹压上了枪膛，一列列刺刀在月光下迅速移动，闪耀着青色的光芒。

根据中央军委新的部署，这支军队要到广东和东江纵队汇合。到达湖南以后，他们发现，敌人在湘东和湘中布置了重兵，堵住了他们南下的去路。在司令部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立即横渡湘江，甩开敌人，避实就虚，通过湘江以西空虚的山地，向南挺进。关于渡江的路线，会上有争论，但最后选取了新康和靖港之间的这条路。

前卫部队从司令部接受的任务是尽快赶到湘江边，攻占渡口，找船渡河。到了河西，立即控制三四个渡口，击退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稳稳地守住沿岸阵地，必要时往西向纵深发展。

一千多人马排成一路纵队，沿田间泥路，不停不息地飞速地前进。迷蒙的月色笼罩着村庄、树丛、水田和茅封草长的田塍路，也照出了映在田边的急移的人影。没有人说话，咳嗽的人用手捂着嘴，闷住声音。一路上，只有人的脚步声和马蹄声，夹杂着沿路村庄的狗吠和田里的蛙鸣，打破这夜间的寂静。

前卫的先头连插到靠近河滩的小山边，停了下来。后面的队伍跟着站住了。大队长发令：原地休息。人们把这个命令挨排往下传。

听到这话，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战士们纷纷躺倒在路上，怀里抱着枪。有些人立即发出了鼾声，尽管蚊子咬得凶，都醒不来。也有个别人，烟瘾战胜了睡魔，坐在路边，抽着喇叭筒烟卷，强烈的叶子烟的辣昧飘在夏夜的微风里。

两个小伙子从后面赶来。为首的一位挎着皮制的图囊，腰上佩着布朗宁和手榴弹，还挂着毛巾、手电和搪瓷缸子。他背后的那位，手里提一盏马灯，身上的装具，除了图囊，他全都有。

“好小子们，睡得真香。”为首的青年小心地跨过躺着的人，笑着这样说。

“你也来躺一躺吧，这儿不错，来吧。”一位抽烟的战士热情地发出邀请。

“多谢你，我没这福气。”挎图囊的小伙子回答。他跟他的同伴一起，从睡着人的泥路的空档，一步一步跨过去，艰难地赶到了河边。他们在渡口周围观察一阵，又跟先头连的连长交谈了几句，就往回走。到了山边，他们捶打一家财主大屋的大门。狗叫声中，门打开了。月光里，一个披黑香云纱褂子的中年男子显出满脸不高兴，站在门口问：

“哪一个呵？深更半夜，有什么事？”等到看见来客是军人，连忙换上勉强的恭敬，问道：

“是‘皇军’吗？”

“是来消灭‘皇军’的。”为首的小张轻快地回答。

中年人好象听到了一声炸雷，吓得慌忙往后退一步，要关门，来不及，也不敢。他手扶门扇，惊惶而又恭敬地询问：

“请，请问诸位是……哪一部分的？从哪里来？”

“我们是天兵天将，从天上来。”张参谋已经跨进门坎，越过天井，往堂屋走去。短褂子跟着。

“这屋子好。对不住，咱们要借用一下。”张参谋把宽敞的堂屋扫了一眼，说。

“寒舍太小。”屋主忙说。

“不小不小。”小张也连忙回说。

“太不雅致了。”主人用谦卑来实行推脱。

“管你什么鸭子鸡婆的，”没有听惯南方的口音，又不懂得文雅字眼的小张的助手，赵参谋插嘴说道，“咱们借用一下子，行，还是不行？”

“行，行。不过，顶好请到下屋场看看。那里有个大祠堂，宽敞高大，足供将军们驻马。”

“咱们还不是将军。”小张笑了，“将来可能是。你甭怕，老乡。这屋子合适，我们暂时借用一下子。你的东西，保证不会损坏，放心去睡吧。”

“我放心，放心。”主人退着走出大堂屋，在赵参谋点起的马灯的光亮里，他嘴里连连说放心，却很不放心地向堂屋里的红漆桌椅、壁上字画溜了一眼，于是退到阶基上，小声地自言自语道：

“天兵天将，唉，唉，兵荒马乱的世界。这天兵天将又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呢？”

找不到答案，他不安地回到了他的卧房。只有鬼知道，他睡着没有。

堂屋里，两个参谋已经开始他们的作业，把木板壁上的模糊精致的字画一一取下来。作战参谋张学千把军帽的前沿推上脑门顶，从图囊里捡出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一张张拼好，用图钉按在板壁上，嘴里唱着歌。歌词是他自己创作的，调子带点陕北秧歌风。他咬字清晰，愉快地唱道：

我本是个庄稼汉，  
鬼子来了参了军，  
血战八年，为了人民。  
到明天，鬼子打跑了，  
我要回家去种地，  
他们不答应，  
他们要我当司令。

“他们是谁？”小张的助手，小赵笑一笑打听。  
“人民，也包括上级。”小张顶有把握，充满自信地回答。  
“你离开你那小马倌的光荣的岗位，才有几年？今年多大了？”  
赵参谋问。

“二十二，吃二十三的饭了。”小张力求准确地答复他助手。  
“二十二，就想当司令？”  
“常言说，有志不在年高。”  
“司令好当，仗不好打呵。”赵参谋认真地发出警告，好象他朋友小张真正已经当了司令员一样。“打了败仗，不光是司令保不住，你这脑袋在脖子上也呆不牢了。”

一阵急剧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起初很朦胧，往后越来越清晰，越响亮了。再往后，是马蹄涉水的哗哗的音响。很明显，来人正在绕过睡满战士的泥巴路，横渡水田，朝这山边赶来了。